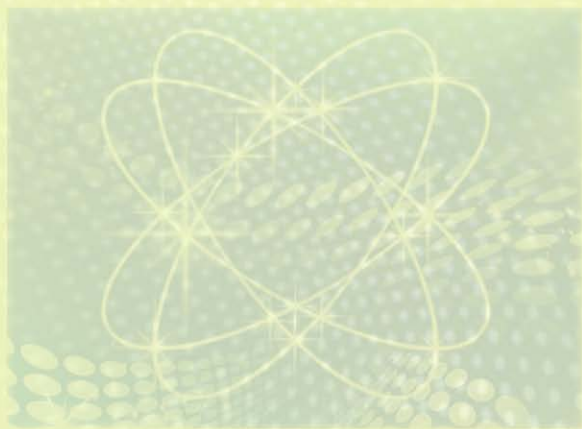


希区柯克经典悬  
疑故事集



# C 目 录 CONTENTS

- 冬季逃亡 / 1  
一个谨慎的杀手 / 13  
最后一搏 / 22  
第三个电话 / 37  
解脱 / 46  
倒计时 / 51  
人类的天性 / 63  
谋杀,1900 / 72  
爱情勒索 / 83  
按摩女之死 / 94  
不在场的证据 / 108  
聪明的胡里奥 / 116  
大人物和小事情 / 126  
赌徒的遗书 / 134  
菲尔曼太太失踪之谜 / 138  
风流寡妇 / 148  
金蝉脱壳 / 159  
精神杀手 / 179  
局中局 / 184  
老手与雏儿 / 199  
两难的举认 / 206  
乱世无声 / 216  
裸体女郎 / 220  
谋杀植物 / 233  
伤害的代价 / 239



- 私人侦探 / 251  
死刑判决 / 264  
相同的遭遇 / 280  
宴会与谋杀 / 288  
意外 / 297  
银色镶边 / 302  
英奇的不在场证据 / 309  
丈夫的诡计 / 318

## 冬日逃亡

约翰尼·肯德尔第一个跳出了警车，举着枪第一个冲进了胡同里。地面上到处都有积雪，所以很容易就能追踪到逃跑者的足迹。他对四周非常熟悉，知道那是一条死胡同。他追踪的人被困在里面了。

“我是警察！”他喊道。“举起手！出来！”

没有回答，只有穿过胡同的风声，以及一个走投无路的人绝望的呼吸声。肯德尔听到自己身后的脚步声，知道拉辛警官已在身后并也掏出了手枪。他们捉拿的那个人砸碎了街上一个酒店的橱窗，抢走了好几瓶杜松子酒。现在，他逃不掉了，雪地里留下了他长串脚印。

头顶上，一轮满月突然从云中钻出来，整个胡同成了一片蓝白色。他追踪的那个人就在前面二十英尺处，举起的手中有个什么闪闪发亮的东西，肯德尔扣动了扳机。

然而当目标倒向胡同尽头的栅栏上时，肯德尔仍然继续开枪，直到惊骇万分的拉辛冲过来，一把打落他手中的枪，把它踢开。

肯德尔没有等待相关部门的调查。两天之内，他辞职离开警察局，驾车西行，带着一位名叫桑迪·布朗的姑娘，他们原本计划在一个月內结婚。即使是对桑迪这样亲密的人，肯德尔等到汽车开出三百英里后，才愿意谈论此事。

“他是一个老酒鬼，成天不务正业，就知道喝酒。他砸破了橱窗，偷了杜松子酒，就迫不及待地藏到那条胡同，拼命喝起来。当我看到他时，他正举着一瓶酒在喝，我也知道我会以为那是——一支枪，或一把刀。我开了一枪之后，就知道那只是一个瓶子，也许我对自己很生气，或者对这个世界很生气，于是不停地射击。”他双手颤抖着点着一根烟。“如果他不是一个酒鬼，那么我很可能要到大陪审团前接



受审判!”

桑迪是个文静的姑娘,她没有追问她所爱的人。她个头很高,很瘦,一头深褐色的男式短头,她的笑容很迷人。她的笑容,以及她淡蓝色眼睛透出的神情,告诉人们,这并不总是一个很文静,很男孩子气的人。

现在,她坐在约翰尼·肯德尔身边,说“约翰尼,他本来就在劫难逃。他在那个胡同里喝醉了,在人们找到他前,他一定会被冻死的。”

他把车稍稍向旁边靠了靠,避开高速公路上的雪。“但是,我向他开了三枪,只是为了自己的安全。他只是偷了几瓶杜松子酒,我却为此杀了他。”

“你以为他有武器。”

“不是的,我根本没有这么想。拉辛警官说他认识一个警察,那人被一个投降的人开枪打成残废,如果我真想到什么的话,可能就是这件事。”

“我还是希望你留能下来,参加听证会。”

“让他们正式解雇我?不,谢谢!”

约翰尼抽着烟,打开了一点的窗户,让寒冷的空气吹着他的金发,一言不发地开着车。他长相英俊,还不到三十岁,在此之前,他是个很沉稳的人。“我也许不适合当警察,”他最后开口说。

“那你适合做什么?像这么穿越全国?过这没人追逐你的逃亡生活吗?”

“我们会找到一个可以呆下来的地方,我会找到工作,然后我们就结婚。你瞧着吧。”

“除了逃之外,你能干什么?”

他凝视着外面的雪。“我可以杀人,”他回答说。

那个镇名叫瓦良湖,过去最明显的标记随处可见,那就是竖立在冰冻的湖边一排排的旧别墅。如今此地泥土路与现代高速公路同时并存。曾经,该镇远离尘嚣,而今它距离本州最大的城市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,但是,汽车潮和战后的繁荣并没有使它变成一个时髦的郊区小镇。

这是一个典型的中西部小镇，也许那里的气氛吸引了约翰尼·肯德尔，也许他只是厌倦了无止境地奔波。“就在这儿了，”他对桑迪说，他们正好停在一个加油站。“我们在这儿住一段时间吧。”

“整个湖面全都结冰了，”她反驳道，表示怀疑。

“我们又不游泳。”

“是不游，但是，像这样的避暑胜地在冬天比一般的城市要冷得多。”

然而他们俩都意识到，随着高速公路的建成，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避暑胜地了。他们可以留下。

他们决定暂住在附近的一家汽车旅馆，租了两间相邻的房间，因为桑迪在结婚前不同意与他同住。一大早，约翰尼出去找工作，桑迪则出去找合适的公寓。在他找到第三个地方时，那人遗憾地摇摇头。“这里冬天没有人会雇人，”他告诉约翰尼。“除了警长。你长得结实，干嘛不去他那里碰碰运气呢？”

“谢谢，也许我会的，”约翰尼说，但是，他又试了两家后，才去找警长。

警长名叫昆了·达德，他说话时，一支廉价雪茄总是叼着嘴里。

他是一个精明的政客。显然，他是本镇的有钱人选出来的。

“确实，”他说，坐在一张桌子后面，书信、报告和通缉名单堆满了桌面。“我需要一个人。冬天我们总是雇一个人，沿着湖边巡逻，注意看管那些别墅。在冬天，人们还有一些值钱的东西留在那些旧房子。他们希望那些东西得到保护。”

“你们找到人没有？”约翰尼问。

“本来上星期之前我们有一个。”达德警长没有进一步解释。他问约翰尼，“做过警察吗？”

“我在东部干过一年多。”

“为什么要离开呢？”

“我想旅行。”

“结婚了吗？”

“快了，一找到工作，就结婚。”



“这份工作每周只有七十五元，而且是夜班。如果你干得好，到夏天你可以继续干。”

“我的工作是什么？”

“每隔一小时，开着一辆巡逻车围着湖边巡逻，检查那些旧别墅，别让孩子们溜进去——就是这一类的事。”

“你们遇到过麻烦事吗？”

“啊，没有什么严重的事，”警长很快地转过脸。“你能应付的，你可是个大个子。”

“我得带手枪吗？”

“那当然！”

约翰尼·肯德尔想了想。“好吧，”他最后说。“我来试试吧。”

“很好。你先填一些表格。我要和东部的警察局核对一下，但是你可以立刻开始工作。我这里有一支手枪给你。我带你去看巡逻车，你今天晚上就可以开始了。”

约翰尼不情愿地接出手枪，虽然这与他在东部使用的手枪不是同一牌子，但它们非常相似。冰凉的手枪，又把他带回胡同里的那个晚上。

他回到汽车旅馆，告诉桑迪他工作的事，她只是盘腿坐在床上，抬头凝视着他。“约翰尼，还没有一个星期。你怎么能这么快就又拿起另一支手枪呢？”

“我不会用的。我保证，我压根儿不会把它掏出来的。”

“如果你看到小孩闯进去了，那你怎么办？”

“桑迪，这是工作！这是我唯一能做的工作。每星期七十五元，我们可以结婚了。”“我们怎么都可以结婚。我也在超市找到一份工作。”

约翰尼凝望到窗外，看到远处山坡星星点点地积了些雪。“我已经同意接受这份工作了，桑迪。我以为你会站在我这边的。”

“我是站在你这边的，我总是站在你一边的。但是，你杀过一个人，约翰尼。无论如何，我再也不想看到这样的事了。”

“不会再发生那样的事了。”

他走到床边亲吻她，他们的嘴唇只轻轻碰了一下。

那天晚上，达德警长带他围着湖巡视了一圈。他们停在一大片空空的别墅前，警长教他怎么发现闯入者。晚上非常冷，但一轮明月照亮了结冰的湖面。约翰尼穿着自己的衣服，只有警徽和手枪表明他的身份。这份工作虽然并不有趣，但他马上就喜欢上它了，他认真地聆听着警长的指示。

“每隔大约一小时你巡逻一圈，巡逻一圈大约需要二十分钟。但是，不能太死板了，以防别人掌握你的巡逻规律，知道你什么时候经过某栋别墅。要不断变换你的巡逻时间，同时也要检查沿途的酒吧。特别在周末，有不少年轻人去喝酒，他们喝醉后经常破门而入。”

“冬天他们也会来这里吗？”

“这里已经不是一个避暑胜地了。但那些别墅的主人们不相信。”

他们默默地开了一会儿车，约翰尼·肯德尔感觉臀部的手枪沉甸甸的。最后，他决定告诉警长实情。“警长，”他开口说，“有件事我得向你坦白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与东部警察核对时，你会知道的。在值勤时，我杀过一个人。就发生在上个星期。他是一个酒鬼，他抢劫了一个酒店，我以为他有枪就开枪打死了他。他们正对这件事进行调查，我也辞职不干了。”

达德警长摸摸他的秃头。“嗯，我不会因此而对你抱有成见。我很高兴你说出此事。记住，在这里，你可能面对的最危险的事，就是几个喝醉的少年，对付他们并不需要手枪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很好。把我送到法院门口，你就自己一个人巡逻吧。好运。”

一小时后，约翰尼开始了他第一次单人巡逻，主要集中在那些别墅区，那些别墅像哨兵一样耸立在那里，严防湖面来的入侵者。有一次他停下车，去查看四个在冰上移动的人影，但他们只不过是几个溜冰的小孩。

在湖的尽头，他随意检查了几栋别墅。然后他在一个叫“蓝斑马”的酒吧停下来。这个酒吧门前的汽车比别的酒吧多，即使是屋外，也





可以感受到周末的欢乐气氛。他敞开大衣，露出里面上衣别着的警徽。酒吧人很多，所有桌子都坐满了，但他没有看到任何少年。顾客大都是一些约会的年轻人，或是工作了一周出来放松的白领，偶尔还有一些中年妇女。

约翰尼和店主聊了几句，就出来了，他在那里没有什么事。店主要请他喝一杯，他拒绝了，现在喝酒还太早，再说，他刚开始工作，不能这么早就松懈。

他正要上车时，酒店门口有人喊他“喂，副警长！”

“有事吗？”

那个男人个头高瘦，比约翰尼大不了几岁。他慢悠悠从酒吧的台阶上走下来，没有开口，一直走到几英寸近的地方。“想看看你，到上星期之前，这是我的工作。”

“哦？”约翰尼不知道回答。

“老达德没有告诉你为什么解雇我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啊，他解雇了我。问问他为什么。问问他为什么解雇米尔特·伍德曼。”他笑着转过身，向酒吧走去。

约翰尼耸了耸肩，钻进巡逻车。这个名叫米尔特·伍德曼的人，因为失去了工作而痛苦，这跟他并没有什么关系。他想到未来，想起桑迪，这会儿桑迪在汽车旅馆等他……

他回到他们的房间，桑迪正在睡觉。他轻轻地走进去，坐在床边等她醒来。她的蓝眼睛很快就睁开，她看到了他。“嘿，工作怎么样？”

“还好。我会喜欢这工作的。起床和我一起去看日出吧。”

“我得到超市上班。”

“瞎说！如果我们俩都上班的话，就根本见不着面了。”

“我们需要钱，约翰尼，我们没法长期住在这间旅馆，我们住不起。”

“以后再谈这事好吗？”他突然意识到好久没有听到她的笑声了，这使他感到有些伤感。桑迪的笑声是她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

那天晚上过得和上个晚上一样，绕着湖边巡逻，经常在拥挤的酒

吧停下,进去巡视一下。在香烟弥漫的酒吧,他又看到米尔特·伍德曼,但这次米尔特没有说话。第二天,约翰尼向达德警长提到他。

“星期五晚上我遇见了一个人——一个叫米尔特·伍德曼的人,”他说。

达德皱起眉头。“他有没有找你麻烦?”

“没有。他只是说要我问你为什么解雇他。”

“你想问我吗?”

“不。这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”

达德点点头。“是没有关系。但是,如果他再找你麻烦的话,告诉我。”

“他为什么会找我麻烦呢?”约翰尼问,达德的话让他很不安。

“不为什么。你只要保持警惕就行了。”

第二天晚上是星期一,轮约翰尼休息。他决定好好庆祝一下,带桑迪去了汽车电影院。

星期二晚上,大约过了半夜,约翰尼把车开到蓝斑马酒吧的停车处。酒吧里几乎是空的,店主又次请他喝一杯,他接受了。

“你好,副警长,”有人在他身后打招呼。他不用转身就知道是米尔特·伍德曼。

“我叫约翰尼·肯德尔,”他尽量友好地说。

“好名字。你已经知道我的名字了。”他咯咯一笑。“你妻子很漂亮。我昨天晚上在电影院看到你们。”

“哦?”约翰尼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。

米尔特·伍德曼保持着微笑。“达德告诉你你为什么解雇我了吗?”

“我没问。”

米尔特大笑起来。“好孩子!不乱打听。保住那个一星期七十五元的工作。”他转身向门口走去。“再见。”

约翰尼喝完酒,尾随他走出去。外面空气湿漉漉的,似乎要下雪,天上没有月亮。前面路上,伍德曼汽车的尾灯亮了一下,随后消失在拐弯处。约翰尼突然有股冲动,想要跟踪他,他一踩油门追了上去,然



后,当他到了拐弯处时,什么都没有看见。伍德曼不知拐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那星期剩余的日子很平静,但是,星期五那天,他吃了一惊。

他白天总是睡不踏实,一般只睡四、五个小时,到中午就醒了。那天他决定去超市找桑迪,和她一起吃午餐。在超市,他发现她正在收银台跟一个人聊天。那个人就是米尔特·伍德曼,他们像老朋友一样在大笑。约翰尼绕过那个街区,努力告诉自己,没有什么可担忧的。当他回到超市时,伍德曼已经走了,桑迪正准备去吃午饭。

“你的朋友是谁啊?”他随意地问。

“什么朋友?”

“我几分钟前经过,你正在跟一个人聊天,你们似乎聊得很开心。”

“啊,我不认识,一个顾客。他经常到这里闲逛。”

约翰尼再没有提这件事。但是,那个周末,桑迪没有催他结婚,这让他很诧异。实际上,她根本没有再提结婚的事。

星期一晚上,约翰尼休息,达德警长邀请他们去他们家吃晚饭。这是一个友好的姿态,桑迪很欣然地接受了。达德太太是个漂亮的金发女人,三十来岁,她很热情地招待了他们。

晚饭后,约翰尼跟着达德来到他的地下室工作间。“这是一个打发时间的地方,”警长对他说。他拿起一个电钻,喜爱地摆弄着。“我不能花太多的时间在这里。”

“你的工作很忙。”

达德点点头。“太忙了。但我喜欢你做的工作,约翰尼,非常喜欢。”

“谢谢。”约翰尼点着一根香烟,倚着工作台。“警长,我想问你一件事。我以前没有问过。”

“什么事?”

“你为什么解雇米尔特·伍德曼?”

“他找你麻烦了?”

“没有,还没有。只是好奇。”

“好吧。我想没有什么可对你隐瞒的。他过去经常到蓝斑马那边

湖的尽头,把车停在灌木丛中。然后他就带着姑娘跑到某个别墅,跟在那里度过大半夜。我不能容忍。那家伙的任务是保护那些别墅,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他的幽会地点。”

“他很得姑娘们的欢心,是吗?”

达德憎恶地点点头。“他一直很受欢迎。他只是一个没用的酒鬼。我根本就不该雇用他。”他们上楼到女士那里。他们再没提起过伍德曼的事,但是,第二天晚上,约翰尼在巡逻时,又在蓝斑马酒吧看到他。他等在路边,一直到伍德曼出来,然后跟踪他到了那个拐弯处,上星期他就是在那里跟丢的。只见他拐进一条比较窄的车道,那车道直通湖边的别墅。每排别墅之间都有一条车道,约翰尼一直跟踪到两栋别墅之间。

他抽着烟,考虑该怎么办。他的责任就是阻止外人进入这些别墅,但是,出于某些原因,他现在还不想与米尔特·伍德曼发生正面冲突。或许他明白,那个人决不会规规矩矩的,也许他知道,他可能不得不使用臀部上挂的手枪。

于是,那天晚上他没有对米尔特·伍德曼采取任何行动。

第二天,达德警长递给他一份油印的名单。“我重新做了一份住址电话单。所有的房子,还有一些酒吧和要检查地方的电话号码都列在上面。把它留给你妻子吧,这样晚上她就能找到你了。”

达德总是称桑迪为约翰尼的妻子,虽然他应该知道他们没有结婚。

“你们还住在汽车旅馆吗?”

“是的,”约翰尼说。。

达德问“看到伍德曼吗?”

“昨天晚上碰到过他。没有跟他说话。”

警长点点头,没有说什么。

第二天晚上,约翰尼正准备出去值勤,桑迪似乎非常冷淡。

“怎么回事?”他最后问道。

“啊,我想是工作太累了。星期四人们就开始周末购物了”“那个家伙又来了吗?就是我看见你和他说话的那个。”



“我跟你说过，他经常来。怎么了？”

“桑迪——”他向她走去，但她躲开了。

“约翰尼，你跟过去不一样了，你变了。自从你杀了那个人后，你和从前不一样了。我以为你真的为那事难过，可是现在你又拿起枪，干起这种工作。”

“我从来没有掏出过！”

“到现在还没有。”

“好吧，”他最后说。“你这么想，我很抱歉。我们明早再谈吧。”他走了出去，感到手枪碰着他的臀部。

晚上很冷，好像又要下雪了。他今晚开车开得比平常快，十五分钟就巡了一圈，几乎没有查看朝沿途拥挤的停车场。与桑迪的谈话让他很沮丧。在第二次巡逻时，他试图找出伍德曼的汽车，但没有找到。也许他把汽车藏在别墅旁边吧？

他又想起桑迪。

将近半夜时，月亮穿过云层，照着结冰的湖面，约翰尼把车开进镇里。时间不多了，所以他直接回到汽车旅馆。桑迪的房间空无一人，床很整齐，没有睡过。

他开回湖边，寻找他知道伍德曼待过的别墅的灯光。但那些别墅都一片黑暗，似乎没有人在里面。在蓝斑马酒吧也没有发现伍德曼。他从经理手中接过一杯饮料，站在吧台边慢慢喝着。他的心情越来越糟，当一个大学生想为他的女朋友买一杯酒时，约翰尼把他们赶出了酒吧，因为他们不到喝酒的年龄。他以前从来不会这样。

后来，大约两点钟，他正在检查停在路边的另一对夫妇时，看到伍德曼熟悉的汽车飞驰而过。前排他的身边坐着一位用大头巾裹着的头姑娘。约翰尼缓缓地吐出一口气。如果那是桑迪，他会杀了她。

“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？”早晨时他问她，努力显得漫不经心。

“我半夜时顺便回来看了一下。”

“我去看晚场电影了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她点着一支烟，转过脸。“每天晚上一个人坐在这里，我很讨厌这

样的生活。你不能理解吗？”

“我非常理解。”他说。

那天傍晚，当夜幕降临时，他提前离开他的房间，驾车来到蓝斑马酒吧尽头的旧别墅。他把车停在一个伍德曼曾经用过的地方，徒步走近离他比较近的那栋别墅。那里似乎很正常，没有人闯入的痕迹。他又转向车道另一侧的别墅。在那里，他发现了一扇面对湖面的窗户没有关，于是爬了进去。

里面布置得很像乡村别墅，大块的白布罩在家具上，以防冬天的灰尘落到家具上。他从来没有见过布置得这么精致的别墅，但是，他不是来看家具的。在楼上的卧室，他发现了他要找的东西。

几个啤酒瓶整齐地放在一堆，但是，床单皱皱巴巴的。

他看看烟灰缸，是桑迪抽的那种牌子。他想告诉自己，这并不能证明什么。不是什么铁证。接着，他看到地板上揉成一团的纸，那是她用来擦口红的。他把纸抚平，心中觉得非常担心，但是已经知道答案了。那是两天前达德警长给他的油印的住址电话单，桑迪当时把它塞进她的钱包。

现在他明白了。

他让一切保持原样，从窗户爬了出去。即使是伍德曼也不敢长时间不收拾这些东西。他是准备回来的，而且很快就会回来——说不定就在今天晚上。在他没有把上一个姑娘留下的痕迹清理之前，他是不会带另外一个姑娘来的。肯定又会是桑迪。

约翰尼开车来到蓝斑马酒吧，喝了两杯酒，然后开始巡逻。当他绕着湖面巡逻时，一直在寻找伍德曼的汽车。半夜时分，他回到酒吧，问老板“今天晚上看到伍德曼了吗？”

“伍德曼？看到了，他进来抽烟喝酒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约翰尼走进电话亭，往汽车旅馆打电话。桑迪不在。

他离开酒吧，向那栋别墅驶去。那里没有灯光，但是，他看到了伍德曼的汽车。他们在那里，没错。

他把车停在道路的尽头，在车里坐了很长时间，抽着烟。然后，他



从枪套里拔出手枪，检查一下它是否装满子弹。然后他又开回蓝斑马酒吧，喝了两杯酒。

他回到别墅时，伍德曼的汽车还有那里。约翰尼走到前门，悄悄地打开窗户。当他沿着楼梯上去时，听到他们的低语声。

卧室的门是敞开着，他在走廊等了一会儿，这样他的眼睛能习惯黑暗。他们没有听到他的脚步。“伍德曼，”他叫道。

那人听到有人叫他，吃了一惊，骂骂咧咧地从床上起来。“他妈的！”

约翰尼朝说话处开了两枪，听到姑娘惊恐的尖叫声，又开了枪。他不停地扣动扳机，因为这次没有拉辛警官过来打掉他手中的枪了。这次没有什么能阻止他，他把六发子弹全都打向床上的人。

然后，他扔下手枪，走过去，划着一根火柴。米尔特·伍德曼趴在地板上，头浸在血泊中。姑娘的身体在床单下一动不动，他小心翼翼地走过去。

不是桑迪。

是警长的妻子，达德太太。

这次他知道他完了。这次他知道，再没有下一个小镇，没有新的生活了。

但是，他不得不继续逃亡。

## 一个谨慎的杀手

罗塞蒂的餐馆位置很好，位于纽约的第四十六大街，离公园大道非常近，是一栋褐石的楼房。八月的一个夜晚，李·科斯塔站在餐馆的门前，打量着进进出出的每一位客人，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。接着，他便走进了餐馆大门。

他在靠近衣帽间的通道站了一会儿，这时，领班走了过来。

“我找乔·罗塞蒂，”科斯塔说。

“你是？”

“告诉他推销保险的人来了。”

“没有名字吗？”

“你就这么对他说。他自然会明白的。”

“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在酒吧那里等一会儿。”

科斯塔走到衣帽间，把外衣留在那里。他正准备去酒吧时，一个身材魁梧的服务员挡住了他的路。“来吧，”他说，“我带你上楼。”他用大拇指冲着房间角落的一部旧电梯指了指。

罗塞蒂的房间在四楼，他是那一层的唯一住户。服务员一按门铃，门就开了。他们走进一间大客厅，客厅布置得简朴且舒适，周围还摆放着一些古董。

一个矮胖子站在房间的走道里，用怀疑的眼神打量着科斯塔。

“我就是乔·罗塞蒂，”他用略带意大利的口音说道。他没有走过去与科斯塔握手，只是一直站在那里看着他，头微微地歪向一侧，眉头紧锁。

“你比我想象的要矮小得多，”他说。“进来坐吧。齐格你也坐下。”他推开里屋的门，让科斯塔和他的向导走进去。“孩子他妈，认识





一下李·科斯塔，”他说。房间对面的一个小个子女人抬起头，盯着科斯塔的眼睛，细细地打量着他的脸庞。她叹了一口气，在宁静的房间中，这声音显得格外响。“就是他吗？”她说道。

罗塞蒂点了点头。

她收拾起手中的针线，双眼凝视着科斯塔。“孩子他爹，快忙你的事吧。忙完后我们吃饭。”于是她便走出房间。

齐格站起来，低头看着科斯塔。“这家伙来找你麻烦了？”他问罗塞蒂。罗塞蒂摇了摇头。

科斯塔冷冰冰的蓝眼睛突然警觉起来。“如果我是来找麻烦的，你想怎么样呢？”

“那我就会把你扔出去，”那个大块头说，随即便朝他迈出了一步。

科斯塔转向罗塞蒂。“最好把你的猿猴锁起来。”他和颜悦色地转脸看着齐格。“滚到一边去，胖家伙，”他平静地说。

齐格伸手向他冲了过来，想要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揪起来。当齐格俯下身时，科斯塔顿时双脚齐飞，正好踢中他的下身，齐格痛得大叫一声弯下了腰。科斯塔走过去，一脚把他踢到在地。“对不起，罗塞蒂先生，”科斯塔说。“这是他自讨苦吃的。”

罗塞蒂从桌子上探过身来，看着在地上扭动的齐格。“你的动作真快，”他说，“快得就像蛇一样。”

“罗塞蒂先生，各有各的特长而已。”

“他会杀了你的，”罗塞蒂说道。

科斯塔摇摇头。“不，他不会的，罗塞蒂先生。他会下楼调酒去的，齐格，是吗？”

齐格躺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他仿佛就像乌龟一样，费力地转过头，看着科斯塔微笑的脸庞。

“下一次，我会对你温柔一点的，”科斯塔说道。

齐格摇晃着站起来，走出房间。

“为什么让齐格在这里，罗塞蒂先生？”科斯塔问道。

“因为我害怕。”

“害怕我？这完全没有必要。我是一个职业杀手。雇主付钱，让